

鳳凰山

巴山夜雨

06

2020年3月26日

星期四

邮箱：
3213456266@qq.com

口主编：郝 良
口编辑：蔡 倩

都市慢生活

放飞，手心里的达州（组章）



莲花湖的早晨

在一朵莲花的慧眼里，达州醒来。
它迫不及待地从怀里掏出一声鸟鸣，溅一湖波光。

顿时，霞光破壳，抖掉一身的水珠，风姿翩跹，翩翩起舞，染一天的红，一天的晕，一天的羞。

莲花湖的手心里，一枚红日涅槃，浴火重生。

此时美好。

有垂柳轻拂着湖水，扫去昨夜的梦魇，露出心底的纯洁，一片澄澈。

有三两雀鸟邀约，一起读书。那清脆的声音，让莲花湖忍不住一脸微笑，偶尔还拍掌鼓励，有湖水层层荡漾。

有风，蹑手蹑脚的行走，怕一不小心，惊了一本书的好事。一些正在谈恋爱的诗句受到惊吓，掉入草丛的露珠上，莫明其妙的怀孕。

而四面青山纷纷伸出树的手掌，在做早操，健身。

树叶却吐出调皮的舌头，笑那个不解风情，只知行云流水打太极的老人，把岁月镀上一层金，不老。

此时的莲花湖在一首诗中，清新，静如止水。

此时的达州在一本书中，字字开悟，读出一轮又一轮太阳，振翮而飞。

此时，莲花湖还在慈眉善目地喊我：嗨，你早！

登凤凰山

那山的高度就不说了，那山的俊秀同样不说。

凤凰山，在达州人的心里，位置是无与伦比的，就是人间天堂。

一说元九登高，达城空巷，万头点香朝拜。
硬是把人间的忙碌和烦恼都抛于脑后。
硬是把世人眼中的功名与利禄都踏在脚下。

硬是把一座普通的山捧成凤凰盘舞的灵山圣地。

此时，名人和普通人流的都是一样的汗，都是登山者，不到凤凰山非好汉。

那热闹，连一向心静的莲花湖也脱下了素装，眼为之红。

那平日吆三喝四的酒楼，顿时无人光顾，成了被人抛弃的怨妇，酒为之凉。

那平日滔滔不绝的州河冷了场子，只好收起铺盖，悄无声息的扭头而去，音消云散。

此时，达州的风景不再是风景。凤凰山是唯一的风景。

达州的人民公园、滨河公园、鹿鼎寨公园、莲湖湿地公园、滨水公园、西圣寺公园、大寨子公园等等，也不再是乐园。凤凰山才是达州人的乐园。

此时，平时互不往来的天南地北达州人，都在同一条路上，同一个心思，向上，向上，还是向上。

有这么多的人捧着，抬着，凤凰山无形之中，就矗立在达州人的神龛上，结印成佛。

真佛山，也为之一拜，口诵真言。

那风，一吹到凤凰山，顿时化为绕指柔，呢喃。

那雨，一听到登山者的足音，顿时缩回脖子，化为鸟飞。

此时吉祥，风雨不浸的凤凰山走了出来，伸手，为登山者一一摩顶，祝福。

有一首诗，恰到好处的上台，大声朗诵。

元稹也心有灵犀，从大唐及时穿越而回，顾盼，求证这达州还是不是他的通州？

此时幸福恍然，恍然大悟，千年不过一炷香，诗歌传承还在凤凰山。

元九登高，人人登高。
元九登高，人人都在一首诗里，声情并茂。

凤凰山证明，达州人真的是倍儿棒，男女老幼人人临顶喊雄起。一不小心，就化作只只凤凰一飞冲天。

龙爪塔

龙鳞已解甲归田，化云为霞。

只有一颗龙胆还不服气，仍右手托天，左手撑地，雄视达州。

久而久之，龙爪入地三尺，龙骨却挺立如塔，一峰孤耸，峭立江边。

头如笋，拱破凤凰山的封锁，长出一身塔角峥嵘。

脚如龙舒爪，直捣龙穴，抓出龙爪深潭，碧波荡漾沉月魂。

一声龙啸，笑傲江湖。顿时风云际会，风水来朝。一睁眼，千顷良田为友，十里州河绕道。

自一塔雄峙盖地宝，有凤自东来，有凰从南来。

凤凰来仪，引起腾蛟起凤，起凤腾蛟。

山水酿成酒一杯，西外举杯大笑。

悠悠风自柔，绕塔。

云来敲钟，却甚是大气庄重，敲出宝塔白墙黑檐，铃铛脆响。

古树相拱，灵气相卫，塔镇河妖，邪魔自消。

大寨子公园停足，袖手作揖，彬彬有礼。

滨河公园银杏落叶，铺黄金路，频频弯腰。

龙爪塔却自登高，临云下瞰，看达州儿郎，金戈铁马出川，从此多娇。

有诗刻碑：好，好一座龙爪塔，一身正气观潮。

梦中的龙头桥

□亚雄

己亥之年，春夏之交。我驱车沿大竹县竹石公路行驶约30分钟，和家成兄长回到了他47年前下乡当知青的地方——清水乡龙头桥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过去泥泞的羊肠小道已被一条水泥道路取代了。然而，夕阳西下的时刻，当我们抵达龙头村时，非常遗憾的是，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记忆。巨大的忧伤瞬间笼罩我的心头。

今天的龙头桥依旧朴实敦厚，默默地横跨两岸，默默地等待着归人。龙王井已被保护起来了，井水依旧汩汩流出，清冽甘甜；黄葛树依旧枝繁叶茂，但已饱经沧桑。

这里曾经热闹过。月亮屋啊，公社社员大会、知青点联欢晚会曾在这里上演。我也曾经在这地坝上，以簸箕为床，在你坚实的土地上，仰望头顶上方的星空……而今天，房屋倾圮，杂草丛生，人去楼空。过去人烟稠密的村落早已化为一片废墟，昔时的父老乡亲啊，我少年时的知青玩伴啊，你人在何处？家成兄当年得以栖身的住房，那间不足20平米的土坯房，曾经贮满了我童年欢乐的殿堂，也因岁月不居，年久失修而早已垮塌，湮没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墟之中了。

往事历历在目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。那年我11岁，是一个暑假，趁着假期，我随家成兄第一次来到了他下乡的地方。这儿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龙头桥。在群山环抱的一片丘陵之中，只见一条清澈的小溪流沿着荒凉的田垄从远山蜿蜒而来。

在一棵黄葛树下，有一座建于清代的石墩桥横跨小溪的两岸，把附近的村民紧紧相连。这就是龙头桥。据老人们传说，此桥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。推算起来也就是1816年。此处还有一口古井，也有一个动听的名字，叫做龙王井。令人稀奇的是，龙王井四时清冽，旱涝不竭，哺育着周遭的乡民。

龙头桥是欢乐的。春天来了，百花盛开，村民们在这里担水、煮饭；秋天，正是稻谷金黄的时候，妇女们在这里淘米、洗衣。最有趣的是夏天，孩子们在这里洗澡、摸鱼、捉螃蟹；来来往往的过客在参天的大树下歇一会儿凉，聊一阵子天，抽一袋旱烟，说说笑笑地离开了。而夜晚，蝴蝶儿叫唤着，呼朋引伴地出来唱歌；小蝌蚪长大了，变成青蛙，也蹦蹦跳跳出来捉虫子。曾记起，在每一个月亮升起的晚上，知青们带着手电筒、提着大大的编织袋，沿小溪踏月而行。或逆流而上，或顺流而下捉青蛙。在饥饿的年代里，这是最好的肉食品。有一个晚上，我照例被要求在屋里剥大蒜。那天晚上，月华如水，星月斗转，更深夜半，虫声唧唧。因为犯困，少年的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当知青们踏月凯旋归来的时候，门紧锁着。叫人人不应，叫门门不开。他们拿一根长长的竹竿，搭一张人字步梯，掀开屋顶瓦背，使劲地敲打床沿，这才惊醒了熟睡中的少年。

龙头桥是忧伤的。冬天到了，山寒了，水瘦了，田野无精打采的。而最可怕的是夜晚，当暮色从远处的华蓥山脉开始倾泻下来，逐渐笼罩田野时；当乡亲家里的炊烟袅袅地升起，煤油灯在餐桌上明明灭灭时；当风儿呼呼地刮过原野，猛烈地敲打着简陋的窗棂时，无助无奈的心灵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，有一个词会霎时浸入你的骨髓，叫做“万籁俱寂”。

我还记得，当时有一首颇为抒情的歌儿在知青点上广为流传：“亲爱的情哥哥哟，收到你的来信，我的那个心儿哟，久久不能平静……”面对冷锅冷灶，面对不知道的未来命运，面对天各一方的姑娘，如果哪一个知青哼起这首歌的旋律时，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，霎时如一朵不知名的山间小花，便会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随风飘散、凋零。至今，我们仍然不知道它的词曲作者。这首歌曲的名字后来被叫做《知青情书》，更奇的是竟然有人

把演唱本放在网络上面。我想，正如冯小刚导演的电影《芳华》一样吧，这首歌唱也是一个年代的记忆，只是已经很少有人会唱它了。

当曾经熟悉的旋律再一次响起时，我的心一阵紧似一阵。那些早已淡忘的文字，如泣如诉，直击心底；那些手握镰刀锄头迎着夕阳站立在田坎村头眺望远方的小伙姑娘，你们的背影是如此令人忧伤。此刻啊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谁说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，有多少有情人劳燕分飞，从此天涯孤旅。然而，唯有家成兄是一个例外。他在龙头桥收获了爱情。一位漂亮的女知青被他死缠烂打地追到了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结婚，有了一个儿子。正像所有美好的童话故事结尾一样，现在他们早已是儿孙绕膝，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今天，我再次来到了龙头桥。

这是我梦中的龙头桥，我曾在你的流水中洗澡、抓鱼。

这是我梦中的龙王井，我曾饮你清冽甘甜的水。

这是我梦中的黄葛树，我曾在你的浓荫下嬉戏、酣眠。

流水已带走光阴的故事，纵然是桥梁在井在黄葛树在，而今物是人非事事休，真个是欲语泪先流。且留下一张照片吧，不为别的，只为纪念一去不复返的蹉跎岁月。

龙头桥归来，兄弟俩大醉。

那晚，龙头桥，走进了我的梦中……